

篇名:Trionyx

老師把盛著驚的水箱搬進教室。

我看見老師因不悅而繃緊的側臉，她的馬尾在後方搖晃，沒有任何髮絲能遮住她灰白而有坑疤的臉頰。她把它放在灰色的窗台上。放下水箱時起的波紋逐漸靜止。站在綠水前的老師穿著灰色的衣服，畫面就像熬煮湯藥的女巫憤恨瞪視時間流過、魔藥燉成。我聽見松年吃吃笑著，接著不只是他，全班笑了。我凝視水箱幾秒。驚躺在那，一動也不動，與默立的老師對峙。在那一刻，我震驚地掌握了眼前的事態。

老師謀殺了驚。

我站起來，聽見桌腳在磨石地板擦出的聲音，和撞在上頭的腳步聲。我想女巫老師一定會回頭，以一種厭煩的眼神配上假造的甜美笑容對我說，心是等待裝盛的杯子，你要當空杯、破杯、還是髒杯？

但這次老師沒有回頭。水箱玻璃反射中，我看見老師女巫似的瞪視停留在水底的殼上，毫不妥協。她讓我無限制地靠近窗台。我站到水箱前，瞪著老師。

老師頭也不回，遞給我一個杯子。

我在呆滯中接下俗濫花朵點綴的紙杯。

「這水乾淨嗎？」老師忽然轉頭問我。

我不知該怎麼回答，也許我該像教自然科的陳老師一樣說，它當然是乾淨的，來自大自然的東西，怎麼會不乾淨呢？全班二十八雙眼投來目光，能感覺到他們無聲的期待，卻不知他們在期待什麼。我直視她俯視向我的眼睛。那樣的臉色總是難以判讀，既不是說教時那種沾沾自喜的微笑，也無疑問時的皺眉。

我認真地看水箱後回答，髒的。

身後傳來大笑，我立刻知道自己賭錯了，臉在發燙。老師面無表情地說，那麼，這就是個髒杯了。為了要好好學習，得是個乾淨的容器。

我把箱裡的水一杯一杯舀進紅色拖地用水桶。驚一動也不動。噴上手的水很噁心，卻逐漸不在意。我知道目光正逐漸移開。他們拿出論語，今天從為政第二開始。因為是聽膩的內容，聽來便成失語的震動，有種恍惚的感覺，像晚上趕生字練習本詞語表那種不用動腦的抄寫。水位降低，驚殼成為擴大的孤島，紙杯撈不了水。握著紙杯的手垂在驚甲旁，淺水入杯、靜止，仍少得可憐。

驚在我的失神間探頭，咬了我的手背一口。

我叫了一聲，讀經聲因此停下，驚在這陣沉默中縮回，女巫老師緩緩走來，說：「把乾淨的水加來吧。」

等她走後，全班繼續念經，我低頭看自己的手。雖然只有一點，但它確實在流血。

※

自然課時，陳老師準備了投影片，電腦卻罷工。這是常有的事，女巫卻覺得「不應該用這東西上課」，對各科老師得抱怨無動於衷。如果不是因為主角在我們班教室，陳老師也不願意離開自然教室吧。

陳老師也綁著馬尾，講話不用麥克風，投影片裡的字就是一切，筆記每周驗收。拜女巫所賜，今天沒有筆記。陳老師只是用她略比一般女老師更大的聲音說，你們要認真聽喔。

雖然很喜歡陳老師的課，但我還是恍神了。我上課本來就不特別專心。關於驚，很多事我早就聽過，陳老師漫長的講解讓我幾乎要幫她接話。有次我幾乎要開口時，瞥見松年正瞪著我。臉一陣燙熱，我只能假裝聽課。背瞪後感覺全身力氣流失，像是驕傲和心裡的其他東西都被看穿一般。

漫長講課告一段落，陳老師走向水箱。鼓譟聲籠罩。他們討論老師是否會一把抓起那隻比臉還大的驚，或者成功喚醒他們未曾謀面的生物。但我知道老師不會這麼做。她從不在課堂玩弄示範用的動物，也不准學生碰。

「水要換，但不用到這地步。」陳老師苦笑。

我感到一陣脊涼，臉再一陣燙熱，急於辯解，卻發現沒人看我。大家不約而同望向教室後方角落，女巫不在的座位。

「我需要三個人。」陳老師頓了一下。「放動物在各班是有原因的，希望大家能認真觀察跟做紀錄。有人……」

「他自願。」我聽見松年的聲音，回頭看。

他的手指直指向我。

「我當然相信他自願。」陳老師與我四目相接，再次微笑。「不過你這麼熱心推薦別人，其實自己也很想做吧？」

松年說不是。手繼續指著我，說我是個怪人。「那麼，你也來觀察吧。」陳老師說。

從松年的表情中實在看不出來他到底滿不滿意這樣的結果，或者他是不是為了不著痕跡被選上而奚落我？

他只是嘴角微微上揚。

「我還需要第三個。」陳老師說。

松年看向坐在教室右後方的瑞。瑞向他微笑，然後搖頭。

看沒人舉手，老師的目光移回水箱，說：「兩個人也行。」

※

下課前，陳老師給我們兩疊表格，要我們在封面寫上班級做號姓名及觀察目的，內頁則有日期、進食狀況，還有一欄繪圖區。那大概會是松年最擅長的部份吧。

松年寫下六年三班，然後問，鯊都不探頭，怎麼畫？

總會探頭的，陳老師說。

打鐘，我往後看，女巫站在辦公桌前，雙手抱胸。我看見她瞪著水箱，面無表情。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表達甚麼，但我知道，她絕對非常不高興。

※

女巫要我們把水箱搬到後走廊，我抗議這樣很危險，她挑起眉毛，然後說，放學再搬進教室吧。反正走廊本來就禁止奔跑，大家以後走路自己小心點。

起先大家圍在水箱旁，確定牠沒打算出來後，開始覺得水有點噁心。最後只剩我和松年守在水箱邊，等待可供記錄的畫面。我們的等待充滿沉默，當松年偶爾在水箱邊緣敲著節奏時，我會看著他的手，等他發現我的目光時，便停止節拍。

過了兩節無聊的下課，我們還是沒有交談。

松年把瑞拉到水箱旁，笑鬧間在水箱旁拉鋸。聽到腳步，我覺得鯊大概一輩子也不打算出來了。他小而封閉的世界陷入沒有終止的地震。

瑞放棄抵抗以後，松年搭在他的肩上，開始些不著邊際的話題。松年想借練習本抄，瑞說晚一點再借。我沒參加補習，不知道那是怎樣的作業。然後他們談起某種遊戲，至少，是我沒聽過的名字。他偶爾搓起瑞的頭髮，看來就像對寵物的撫觸。

我只能看著鯊發呆。學松年敲水箱分散注意力，他連看都不看一眼。想要生氣卻沒理由也沒力氣，還覺得不好意思，逐漸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如何時，才知道那是嫉妒。

我嫉妒。

瑞沒理由陪松年一直在水箱前耗時間，幾次下課，便恢復我們兩人的沉默。他在下午時丟了兩粒飼料，到放學已腫脹糜爛，水更加混濁。縮在甲殼內的鯊毫

不妥協，我們也只能把水箱搬回教室，然後回家。

我跟媽媽說需要一套色鉛筆，學校要用，她就帶我到附近文具店買了套漂亮的色筆，結帳時才問，是美勞課要用的嗎？

嗯。我回答，美勞課會用到。還有，要畫鯊。

媽媽沒有再多問，把沉甸甸的筆盒交給我。回到家後我拼命回想水箱裡的綠萍、汗水，和石頭般的硬殼，只用四種顏色就搞定第一張繪畫記錄。沒有頭尾四肢的鯊好像沒有生命，整張圖沒有真實感。

不過也可能不是鯊的問題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畫得真的很爛。

隔天我把筆放到置物櫃，女巫在台上說了甚麼也沒印象，只想著那隻鯊。我和松年繼續守著水箱，昨天的飼料消失，大概溶在水中了吧。

松年的紀錄本保持空白。他拿了鉛筆坐回來，盯著鯊開始素描。只看我自己的畫，會覺得了什麼，卻無法指出配色或構圖的問題，但松年只用灰白的素描就讓我知道，單是光影與立體的問題就讓我的圖看起來扁平又幼稚。他寫上「進食兩粒飼料」後便完成草稿，把資料扔在一旁。

他又開始敲水箱。

呆板的聲音聽起來越來越遙遠，有如催眠。我想鯊就算想出來透氣，也睡死在裡面了。連我們都想睡的時候，便再沒甚麼能驚動牠了。

松年拾起鉛筆，繼續敲。停頓時我以為他玩膩了，結果他拿筆的手探入水箱，敲著露出水面的一小塊背甲。沉悶的聲音，帶著水氣的聲音。

那也是敲擊活物的聲音。

※

我對陳老師說，鯊還是不探頭。陳老師微笑，走到自然教室後從魚缸撈了隻小金魚，陪我走回班上。松年蹲在水箱前見我們從走廊另一邊來，盯著我看。我不知道該怎樣反應，只好緊張揮手。松年愣了幾秒，微笑僵硬而遲緩地爬上顏面。

他的表情逐漸凝固，讓我更加困惑。他到底高興還不高興？那抹微笑有什麼原因？他在冷漠的邊界游移，更加沉默。我們一起蹲在水箱旁，看陳老師把塑膠袋裡的金魚倒進水裡。老師甚麼也沒說，只是後退幾步，蹲在我們身邊。

「要一起養嗎？」松年問。

「不是。」我搶先回答。「牠是……」

鯊伸出頭來。

沒有驚呼。我幾乎以為那是事先安排好的場面，以為松年已知鯊會在那時探頭，以為松年早看過鯊。但他表情呆滯，嘴巴微張。橙黃色的小魚在箱角晃悠，逐漸游近鯊頭。三角形多皺褶的頭顱毫不移動。我想轉頭對陳老師說牠好狡猾，

把決定權交給魚。

小魚游著，不覺眼前巨石是威脅，反而對糾纏其上的苔藻有興趣，游近啃食。牠靠近頸緣、下巴，最後到吻顎。小魚蹭到鰲的鼻頭，好像在接吻。過幾秒，鰲緩緩點頭，前傾。魚一同下沉。鰲將頭伸得更低，下壓伸長，張開灰白色的嘴，一口吞下小魚。

老師微笑離開。

我們繼續看著牠沉在水底吞嚥，幾秒後將頭抬出水面。我們看著那頂著藻絲而醜陋的頭，感覺心裡有什麼界線被咬碎了。牠沖出甲殼，突破水面，突兀地浮在水箱中。牠不再感受到限制與壓縮，甚麼也不在乎。

鰲，到底是種怎樣的生物？

牠的甦醒粉碎原先的平靜，使我們呆滯的沉默像是一種壓迫。即使如此震撼，松年仍一句話也不肯對我說，選擇維持先前的沉默。如果是瑞在旁邊呢？也許兩個人會一同驚嘆或咒罵。平時感受到我與瑞的差距仍能忍住，但鰲的甦醒讓我有一種感覺，也許，這能是改變的開始。

我被鰲煽動了。

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跟松年說。我想說，我們聊天吧。我們做朋友吧，畢竟接下來還要觀察一段日子。我，想像瑞一樣。

我，想像瑞一樣。

我聽見自己的聲音，嚇了一跳，感覺臉頰燥熱。我想用解釋挽回這羞恥的情況，卻只是越描越黑。我看著他原先沒有表情的臉從呆滯中抽離，逐漸扭曲，讓我害怕自己是否要被奚落、拒絕。他的臉繼續糅合、離散又重組，凝聚成陌生的表情。從上揚的嘴角，我讀出他在微笑。

他說好。

松年笑著拿起飼料，投在鰲頭上。鰲眨了眨眼，再次遇襲，便縮回殼中。但在上課鐘響進教室前，我看見牠又緩緩伸出頭來。

※

班上的同學又開始聚到水箱前，嘲笑或對醜陋表示驚嚇。我討厭這群人。松年問我為何討厭他們，我回答，既然覺得醜，就別來看啊。

「就是因為醜才有趣啊。」松年說。

我困惑地看他。

「最醜的，通常是沒說的那部分。」

我還是不懂他的意思。不過，說這句話時的松年，看起來好成熟。

巫婆老師要我們不要羨慕別人，可是我覺得她就是在羨慕別人。巫婆羨慕她的老師，常把他的事當成故事說給我們聽，再三強調，一切都是真的。她說她的老師曾到冥府救過一個弟子，弟子回來後無禮咒罵，又墮回地獄，她的老師又救他一次。老師的老師，永遠微笑。巫婆說她每晚都會在睡前對他的照片說話。

我不知道老師是怎麼做到的，也不知道從地獄救回來是甚麼意思？被救的人的身體呢？他們是在來世相見的嗎？這些我完全不懂，只能想，果然是女巫啊。對松年說起這件事，他冷冷地說，我是基督徒。

女巫沒感覺到松年的不屑。她繼續說因果輪迴、投胎奇聞，還有人的「下半生」。我聽了很多次才了解後半生其實是死後的另一生，不是人生的一半。她說所有畜牲是可憐的，福氣不夠，不能當人。養畜牲的人，自己也會變成畜牲。

全班看向後走廊。

「養畜牲的人，自己也會變成畜牲。」她重複一遍。

※

鯊探頭的時間越來越長，我就把那盒色鉛筆拿出來用。我第一次認真看了紅色鐵盒蓋上的畫，上面有一片金黃色的原野，兩名騎士正在打鬥，而他們的武器，是色鉛筆。一名騎士明顯居於劣勢，甲冑被刺破，鐵片凹陷。臉被頭盔遮住，看不見表情。沒有表情也沒有血漬，兩人的打鬥看起來就像遊戲。

我開始畫水箱，卻發現自己沒辦法畫出透視圖，只好在繪圖欄畫長方形，用淺綠色塗滿。

松年看著筆盒說：「Castell-Faber。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Castell-Faber。」他重複。「筆的名字，上面有寫。」

我翻起盒蓋，問：「這是英文嗎？」

「是德文。」

我只能點頭。

松年又一次念著 Castell-Faber，然後說：「這是一盒很好的筆。」他拿起我用過的綠色，開始作畫。一陣子後他停下動作，看我還在塗改的插圖，說：「給你用真是浪費了。」

我無法反駁，只能繼續掙扎。松年完成紀錄，對鯊擲飼料，顆粒落在背甲。其中幾粒擊中鯊的頭部，只讓它稍微瑟縮。松年用手指觸摸牠的背甲，滑向頭頭。

戳中鰲頭時，松年急把手抽回，躲過鰲張口反擊。

他拿著我的綠色筆刺鰲甲，鰲則懶得移動。但當筆尖戳向頭部時，牠會縮回殼裡。最後終於不厭其煩，咬住筆身。松年使力，把沾上黏液與汗水的色筆抽回，遞給我。

我湊近鰲殼，發現上頭有剝落的色筆綠粉。

「戳你死。」

他指向水箱裡的鰲，再說一遍。

他從紅鐵盒中抽出紅色，在我的紀錄本上寫字。

Tronyx=鰲

「這也是德文嗎？」自己發問的聲音變得遙遠且顫抖。

「不是。」他站起來。「是法文。」

※

電腦課，三號的我和四號的松年座位相鄰。老師進教室後，坐在電腦前的我們只能斜望向講台，看老師僵硬的馬尾在講課時抖動。頭髮是不是透漏一個人的性格呢？僵硬、呆板，「一絲不苟」（新學的詞），如繪本裡女巫那久未梳理清洗的髮型。

我壓低聲音對松年說自己對老師髮型的看法。松年只是聳肩、苦笑，好像他早就注意到，卻覺得沒意思。似乎聽太多跟頭髮有關的話，松年搓起頭髮——不是他的，是我的。

「好硬。」他說。「有點捲。」

松年說起瑞的頭髮，滑順薄少，比較像正常人的頭髮。儘管這麼說，松年仍搓著，像是觸摸甚麼陌生而詭異的東西。那讓我想起撫摸寵物的動作，重複並帶有恣意的趣味。我想起老師說，養畜牲的人，自己也會變成畜牲。

鰲是畜牲，我是養鰲的人。

如此想法才剛萌芽便覺噁心。我更不想承認的是，自己竟然對松年的動作不反感，甚至覺得感激。我感覺我們的距離又拉近了些，但在電腦課灰暗而沉默的教室裡，只有女巫嘮叨碎念，使一切彷彿如假象。

我撥開松年的手。

松年瞪圓眼睛，我想這確實讓他驚訝了。他的手又放上我的頭髮，我以為他並不在意我的粗魯，但頭皮的痛感逐漸緊縮，持續數秒停下。他的手又開始搓著頭髮。他的動作一派輕鬆，讓我幾乎以為因痛覺而滲出的淚是謊言。感覺頭髮似乎逐漸抽離時，視聽閉鎖，只剩下痛。片刻沉默，女巫的聲音又逐漸傳回耳中。松年直視螢幕，好像甚麼也沒發生。

之後時間似乎過得更快。女巫聽見鐘聲後說聲下課，到電腦前趕人。在她看來，電腦就是學生最不該碰的東西。經過台前，我瞥見女巫看我的眼神。那是一種看見反常事物的眼神，卻不是對奇觀的讚嘆。那雙討厭的眼睛反射我。我以為她要叫我留下來，可在玄關換好鞋後，她仍只是在講台上瞪我。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見剛才發生了什麼。

松年換好鞋子，拍了我的肩膀，往樓梯走去。我快步跟上松年。女巫還在瞪我。

※

水箱的氣味越來越可怕，夏日午後的高溫腐壞一切。我們得先把鯊放到地板上，把水倒入花圃再裝水。水箱和鯊都很重，有時我會以為還有一隻鯊在水箱裡，與玻璃融為一體了。

雖然一個人勉強可以搬動，松年還是會和我一起倒水。這段時間鯊會在後走廊爬行，有次甚至爬進教室，被瑞用拖把推出來。我以為鯊的速度跟蝸牛差不多，才會放心把牠放在後走廊地上。之後一起換水時，我們把牠放到拖地用水桶裡。桶上藍色擠水器讓我們每次都得調整放的角度。最後松年覺得太麻煩，建議讓我換水，他負責看管在後走廊散步的鯊。

松年找到與牠相處的方法，厭惡中尋找趣味。鯊有了名字，戳你死。我向松年抗議，不只因為這名字太難聽，也因為詞是法文的鯊，用家族的名字稱呼牠，似乎太隨便、太不重視了。對此，松年只是冷哼一聲。

松年特別中意我的綠色鉛筆，每次阻擋戳你死的去路時，他總用那筆逗弄。戳你死每次都用力咬筆，在筆上留下喙痕。松年會用力抽筆，留下擦痕，繼續揮舞，然後刺向牠的頭。如果牠退縮了，松年會在牠濡濕的背甲上留下懸浮的綠粉。我應該阻止牠，畢竟戳你死很可憐，而且筆很貴。

我試著提醒松年。他只是冷冷一笑，把筆盒蓋上，指著那幅騎士圖說，你看，這本來就是拿來戳的。就說你浪費這盒筆吧。

陳老師上完課後到後走廊來驗收，稱讚我們勤勞照顧，提醒我們不要換水過度。女巫正好走過，聽到這句話後停下腳步。陳老師抬頭，對女巫微笑。女巫點頭。不知是否是我的錯覺，女巫經過我身旁時似乎斜瞪我一眼。等她進教室後，



陳老師尷尬地咳了幾聲，然後說：「你們老師一定要你們不要養畜牲吧？」

我們點頭。

「牠不是畜牲。別把牠當畜牲看。」陳老師丟著飼料。「牠是你們要認真照顧的小動物……」

靜默。

「下次我會帶小魚來。」陳老師站起。「記錄要認真寫喔。」

松年叫住她。老師點頭，示意他繼續說。

「老師，小魚不也是小動物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我們不是也該好好照顧牠嗎？」松年問。「而不是為餵給……牠？」

陳老師尷尬地笑。她說，這就是大自然啊。

松年沒再多問。

我們蹲在箱前記錄。要用綠筆時，觸碰到上頭的坑洞，我想起應該要提醒松年別再這麼做了。但他只是冷笑。我開玩笑說，那我跟老師說喔。跟老師說你叫牠戳你死。

松年看著戳你死，冷冷地說，去啊。去告訴老師啊。

我只能無奈聳肩。

※

電腦課時又是相同的光景，女巫的馬尾從講台左晃到右，令人煩躁，所有起伏轉為下沉，恍如催眠。我知道那是巫術，但即使知道也不代表能夠反抗。背催眠的人可能做出任何事情，女巫曾說這是一種治療的方式，能讓人想起自己的前世，吐露所有秘密。

閉上眼不久，我感覺頭上多了重量。髮絲被搓揉，蜷曲。我沒有睜開眼睛。

把我刺醒的是向腰間襲來的搔癢，逐漸若針刺。睜開眼睛看見松年的表情，我知道他也被催眠了。即使我可以簡單替他找理由，還是無可避免的想到戳你死。松年等待我的破綻，再次戳向我。我撞到桌子，附近的同學只是冷哼一聲。隔好幾號的瑞探頭看，然後微笑。

我竭盡可能不發出聲音，卻似乎讓他更有興致。他停下動作，眼神卻變得不尋常。在那一瞬間我突然了解這樣的攻擊是帶有憤怒的，沒來由的憤怒。他只是純粹對坐在他旁邊的我感到莫名的憤怒。

松年將指甲深深、深深嵌入我的手臂。

松年放手，又再次襲來，我每次都試圖抓住他的手，但他比我更用力。我感覺眼睛濕潤，不僅因為痛，更因他的動作毫不保留的粉碎所有餘地。每一次指甲的嵌入都讓他更加確定我如玩物，可捏可戳。

我抓住他的手，直視他的眼睛說，別再這樣了。

松年用力甩開我的手，捏在我的後頸，低聲說：去啊。去告訴老師啊。

我們持續這樣的動作，直到下課。我感覺自己變得很輕，因頭暈逸離地表。在松年被後幾步距離，我用手去摸仍熱辣辣的後頸，竟在凹陷的指痕中摸到血絲。

遠遠聽見人群鼓譟。在參雜人群中我看出瑞和幾個同學夾在隔壁班的學生間，一同擠在班前。許多人加速跑去，但松年只是緩緩前行。

上課鐘響，我們回到座位上。空氣瀰漫詭譎低語，甚麼也聽不見，自然甚麼也說不清。

有人趴在窗台上，當他撤退，低語便被沉默取代。女巫走進教室，經過講台，衝向後走廊。

老師晚了十分鐘。這十分鐘一定發生了甚麼。

後走廊傳來摩擦的聲音。女巫正拖著重而堅固的東西，往門口移動。聲音消失，女巫瞬間出現在講台旁，手上撐著水箱，跌撞往戳你死初來乍到的窗台走去。

放下水箱時傳來沉默的一聲撞擊，連綴死寂。女巫用手帕擦乾手指，撥了撥頭髮，面對全班。這時我們看到她的表情，羞恥而憤怒。

她把手伸進水箱，捧起戳你死問，是誰做的。

瞬間全班眼睛都在對焦，就算有人提前找到焦點，也覺得自己被視覺蒙騙，不停尋找真兇。鼓譟聲起。

但我感覺自己不只被視覺欺騙了。

是誰做的？女巫又問了一次。

那枝綠筆，直直插入戳你死的背甲。

我的後頸僵硬了，無法轉頭看松年。我想看他的表情，想獲得他直截了當的否認。但我沒有這個勇氣。女巫的視線在全班掃了圈，沒有任何停留，好像沒有嫌疑犯。在駭人沉默後，她嘆氣，叫了我和松年。

「不是我。」松年說。

「但，筆是他的。」

我還是沒有回頭。筆不是我的嗎？

女巫看向我。

「是你做的嗎？」

該怎麼回答？

「站到後面去。」

然後，全班拿出經書，誦念《八佾》。

下課時全班準上體育課，女巫則帶松年離開，要我一人待著。呆立幾分鐘，我走到水箱旁，看著癱軟的戳你死。法國人到底有多邪惡，才會取名戳你死？還是松年從頭到尾都在騙我，其實根本不是拼作 tronyx？不重要了。死時牠失去所有名字和身分，無論是戳你死或驚。在這裡，我和死去的牠分享共同的狹小空間，無人介入。

我輕輕將那隻殘破的筆從同樣殘破的甲中抽出。

突然，戳你死四肢顫抖，眼球轉動，伸長後頸轉向我。牠的嘴巴吐出大量泡沫，毫無止盡的泡沫。

我倒退幾步，跑出教室。

在前走廊不顧同學抗議和其他老師怒罵，全速狂奔。我得找到陳老師，告訴她戳你死的死訊及復活，告訴她過去的所有事，告訴她我不知道松年是不是真兇；告訴她，我已經不知道該相信誰。

我得趕在女巫回教室前，趕在戳你死被丟掉前，趕在松年離棄我前，趕在陳老師聽信謊言前。

趕在一切都太遲之前。